

University Review

大學評論

第十期 第一卷

短評
戰費應由澳門負擔
「蒼蠅」與「老虎」

時論

內戰究將何時了？

劉唯公

從改革幣制到陶徐案發

的政治透視

高聲白

大學教育的目的

黃炳坤

各地通訊

流浪·斷炊·解散

(湖北國師通訊)

錦城鑲幣潮

(成都通訊)

雲南的匪患與煙禍

(雲南通訊)

請看中國六十家

(南京通訊)

文兩極
藝營火

李致遠
何若非

讀者之聲

學校無寧日(被補學生家長來信)
「丘八」讀者叫屈
妙題妙答
讀「維與囚」

短評

戰費應由蘇門負担

中國本來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最窮的病，在孫逸仙先生三民主義的時候，還可以說：「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沒有貧富對立的階級。」可是，自從抗戰發生，大多數人民爲了保衛國家，出錢出力，輸汗輸血，日益貧窮；而少數人則利用權力，乘「國難」之際，大量發展其官僚資本，日益坐大。社會發生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救國」這一個口號，更形虛假。戰丁們，愈益頹喪。蘇門戰費的支出，分担在平民的肩頭上。在法幣急驟貶值，糧食中，大多數人民的血液被吸乾，而少數有權勢有財力的人，乘機囤積，投機暴利。（上海物價大漲，蘇門戰費，投機暴利。）此外還有種種巧取豪奪貪贓枉法的方法，來膨脹其財富。目前為止，中國還是窮若窮病，而且比較窮病更窮。但所謂窮病，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貧民窮病，窮到生存難於維持；然而少數的有權勢的人，却比以前提更富，富到雖然可與西方富國資本家匹敵的程度。

在本列第八期的短評中，我們曾有一段話：「這個『仗』究竟是谁『打』的，誰在『打』？全國公教人員的收入減少了，誰帶勒緊了，農工平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了。這個『仗』究竟又是誰『誰』打？蘇門戰費的收發與日俱增了，奢侈腐化的生活，誰維持了。即使我們不承認這個『仗』誰不該打。我也不得不問是『誰』的『汗』在打？」和『誰』的『血』在打？」

什麼「國家」「民族」「主義」「黨派」「第五縱隊」這一套或是冠冕堂皇或是幸災樂禍的名詞，在老百姓眼中看起來，都沒有現實的生活來得重要。而當一個

人連求生都辦不到的時候，他也就什麼都不管了。

每個人心裏都明白，今天的「仗」，是拿窮人的血汗替富人打，是拿全國善良貧苦人民士兵工農的血汗來保衛少數蘇門的少數資財和奢侈生活。天下事理之不平，鮮有過此者。

我們不「敢」反對「救國」這個「神聖」的戰爭。但是我們所要求的，是這個「仗」既然是替蘇門打，就該拿蘇門的錢來打！而「蘇門」這字樣，是得用誰的錢，已經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善良人民，究竟又該再死多少汗血？今日誰一抽出錢的，只有少數蘇門巨富。以他們一二人之財，就可維持數年「救國」的開支。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蘇門「救國」的話，那蘇門也應由蘇門負擔！

這一點也不是什麼新奇之論，年來已有很多人注意到。什麼「救國特捐」「財源稅」「蘇門捐」也會得了一時。或是有這無那，或是只說不做，都不是解決的辦法。然而就在救濟特捐徵收的時候，中國的「第一夫人」發表了談話，說是政府不該徵收私人財產，只該由所有自由捐。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理，但實際上，也只有「第一夫人」才敢說。曾今留學歐美的夫人却忘了在戰時的英國和美國，蘇門私人財產稅，其稅率之甚高，甚至達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事實。「第一夫人」這話自絕於國人的話，使我們不免懷疑到蘇門的後台，蘇門的保衛者了。

話雖如此說，但如果「救國」這套「救」下去，沈非蘇門拿出錢來支持，就非蘇門負擔不可。因為全國人民已經到了奄奄待斃的程度了，爲誰再經得起這種抽血的？何況天然人怨，又已達到了一種極端玩味的程度呢！

「蒼蠅」與「老虎」

蘇門中外的陶啓明大舞舞案，日本在被人紛紛議論着。陶案爲什麼會發生？實

任何在「關心」這樁事情的人，都不免有這樣的疑問。就當陶案問題，陶啓明本人祇是時時被蘇門騷擾——「秘密室」——中的一員，竟然大膽地改革幣制的機構，他得大筆款項，獲得專利，陶之所以敢胆包天敢於如此胡作非爲者，這中間絕不會如表面上那樣的單純。改革幣制總可以算是一個巨大的機構。改革幣制總可以算是一個巨大的機構。改革幣制總可以算是一個巨大的機構。改革幣制總可以算是一個巨大的機構。

這件案子如果變身，不但是要打「蒼蠅」，更重要的是打「老虎」。不只是要打到財政部長的頭上，更要追問財政部及之外和之上，還有沒有其他的「老虎」？現在，德高望重的陶啓明在注視着本案的發展。以後的情形如何，我們未便預卜，但如果當局還是因循故技，一遇到來涉後台，快拍老虎身上的時候，就消滅其放，不丁了之，那陶案的意義，也不過是叫老百姓在九十九次失望之後，再加上最後

然而前兩天「最高當局」的表示：「與財政部長無關」，似已在封人之旁，叫大家即使即也不要牽到財政部長頭上，或者另有政治上的作用，表示懷柔所謂「社會實業」。但是，老百姓倒不看他實達不實達，如果是有罪，一樣應該被偵訊；如果有罪，一樣應該受刑。

這件案子如果變身，不但是要打「蒼蠅」，更重要的是打「老虎」。不只是要打到財政部長的頭上，更要追問財政部及之外和之上，還有沒有其他的「老虎」？現在，德高望重的陶啓明在注視着本案的發展。以後的情形如何，我們未便預卜，但如果當局還是因循故技，一遇到來涉後台，快拍老虎身上的時候，就消滅其放，不丁了之，那陶案的意義，也不過是叫老百姓在九十九次失望之後，再加上最後

大學評論 周刊

原名 大學週報

第一卷 第十期

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逢星期六出版)

發行者：大學評論社

代理人：劉青

社址：南京（九）一〇二二三號

印刷者：人文印書館

總發行所：南京東坊橋六十三號電話：二一八七六

代售處：全國各書店及各大學

分銷處：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南京總經銷：光

北平總經銷：大

武昌總經銷：大

長沙總經銷：大

西安總經銷：書

零售：每期一角五分（概依全國零售計算）

本刊改訂稿酬啟事

啓者：本刊自第九期起改訂稿酬標準爲每千字全

國幣四元，來稿一律用，即按數奉致。

凡時論、教育學術論文、通訊及文藝等稿件，均

所歡迎。來稿除特殊性質者外，以不超過六千字爲

通則。來稿除特殊性質者外，以不超過六千字爲

實性稿件。如來稿須附足郵費。

內戰究將何時了？

劉唯公

戰爭的別名，就是破壞，也就是痛苦。無論是內戰或國際戰爭，其所給予人民的破壞則一，其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和災難則一。而所不同者，其所給予之破壞和災難的範圍，容有廣狹之別。在此國家觀念和民族界限還沒有打破的時代，一國的政府在發動或領導一種對外的國際戰爭時，對其本國人民常常能具有特殊的號召力，甚至可促其人民不惜一切犧牲，甘受一切痛苦，來參加這個戰爭。支持這個戰爭，以求獲得最後的勝利，藉以保護其國家，保衛其民族，如過去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八年對日抗戰，就始終是獲得我全國人民的積極擁護和支持；當時我全國人民為爭取最後勝利，在那八年抗戰的悠長歲月中，也始終是忍受着一切犧牲和痛苦，無怨無尤。但是不管在什麼時代，一個國家發生了內戰，而這種內戰又每每是由於其執政者們的昏庸、腐敗、無能、和頑固所招致，在此情形下，其政府欲號召其被治下的人民，來擁護和支持其所從事之內戰或「亂戰」，以求壓平其所謂反叛的勢力，則常感其號召力的薄弱。而終歸徒勞。這在中外的歷史上，均不乏其例，如一七八九年法國君主政府對其反叛的戰爭，如一九一七年帝俄沙皇政府對其反叛者——列寧領導下的共產黨的戰爭，又如我國滿清政府對其反叛者——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的戰爭，及北洋政府對國民革命的戰爭，便可說都是這樣的情形。

我國當前的國共之戰，在共產黨方面雖稱其軍方面的戰鬥行為為革命，然對整個的戰爭似亦並不否認其為內戰。在國民黨方面或政府方面，却稱為「剿匪」或「亂戰」。但在一般無成見的人看來，似莫不公認之為內戰。儘管在官方不稱為內戰，或甚至還不准人稱之為內戰，而在事實上，確為百分之百的內戰。實際上，這個內戰還並不是開始於今日，就歷史的關係來說，實早開始於一九二七年的所謂國共分裂，在對日抗戰未發生前，已相持打了十年。特抗戰軍興後，國共雙方復聯合抗日，在聯合抗日期中，彼此間雖仍不免有摩擦或暗鬥的情形，但究竟尚未演成全面破裂和衝突的局勢，至抗戰勝利結束後，雙方的衝突即日形表面化劇烈化，而其衝突的範圍亦日形擴展。始而一方面雙方的將帥已相見於各戰場，互爭雄長；而一方面雙方的政治領導人物尚能相談於會議席上，開着所謂和平談判，彼此均力求爭取於己方極有利的條件下，來謀和平局勢的建立。但似乎終以雙方的不能相忍相讓和互誠互信，而宣告和平談判的完全破裂。於是我們這個現政府的前身國民政府，遂根本放棄「政治解決」的途徑，決定完全訴諸武力來達成解決共產黨的問題，初於去年三月一日下令京滬渝等地中共辦事人員限期一律撤退，繼於去年七月正式頒發動員戡亂令，全國「舉行全國總動員，以嚴平共匪叛亂。」

在這動員戡亂令未頒發以前，我全國人民莫不一致地在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力主以政治方法解決國共之爭。自動員戡亂令頒行以後，我全國人民雖似格於法令，不便繼續公開呼籲和平，反對內戰，但仍莫不衷心渴望和平早日降臨，內戰早日結束。而一般內戰的主持人物和擁護者，似均作着「長痛不如短痛」的打算，認為忍痛一時，便可長享安樂。譬如陳誠將軍於去年春天就會以參謀總長的大員身份，發表過三個月打通津浦線，六個月消滅華中共軍的預言，準此以觀，整個共軍的消滅當亦為期不遠；但結果事實却無情地否定了他的預言。

然而共軍究否可以消滅？內戰究否可於一年兩戰結束。我全國人民似莫不大都深表懷疑，也莫不大都極想知道一個究竟。

我們的政府最高當局，對這種情形亦似乎不無體會，所以也不時對於國人所宜告。本年元旦蔣主席曾昭告全國同胞：「我們今年度的剿匪工作，在軍事方面，首先要消滅匪軍的有形力量，才能肅清蔓延各地的散匪。我們對剿匪功效固不可期之太速，亦不欲作太容易的估計，但消滅匪軍的有形力量，決可在一年以內完成。至於全國各地的散匪，須待有形的匪部消滅以後，加上一年或兩年的時間，方能徹底肅清。」本年四月九日蔣主席又在國民大會告知所謂全國人民的代表：「此時山東、河南的人民，當然是感到痛苦，切望國軍解救。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必定在三個月到六個月以內肅清其在河南整個集結的匪部。我對軍事從不肯輕易預測，自剿匪以來，凡我所宣示的，無不如期達到。」

可是事實上，却亦未能如蔣主席或蔣總統之非輕易的預測。誠如立法委員呂復在本年六月十一日下午的憲法院會議中所說：「過去政府提出了許多諾言，說三月可以肅清共黨，六個月肅清共黨，或一年肅清，現在非但不能肅清，而且在華北共黨反自被動而變成主動了。」（見六月十二日大公報）其實何只華北共黨反自被動而變成主動，華中共黨何嘗不也是被動而變為主動。最著者，如洛陽的失守，開封襄樊等地的曾被攻陷，以及交州等地國軍的撤退，不都是華中區共黨主動出擊的結果嗎？實際上，任何地區的共黨幾無不居於主動，以求推廣其佔領區域，擴充其勢力範圍。所以很多原為共黨佔領的地區，常為共黨所盤踞，縱使一時為優勢的國軍所迫退，也總不能使共黨份子絕跡於該地區，一旦時機來臨，又必捲土重來。如蘇北、魯中、皖北等地共軍的終難肅清；又如所謂共黨老巢的延安，雖一度為國軍攻克，而今年四月却又被共軍所奪回。同時有很多原無共軍的地區，常為他們所侵入，而被稱為「解放區」。



。這「解放」區域的日趨發展，自然也都是由於共軍主動出擊的結果。

總之，自動員裁亂令頒行以來，實行了積極的全面裁亂，迄今年餘，固未能盡平共黨的所謂叛亂力量，而共黨的叛亂力量反趨於日形增大。個別具體事實，已舉不勝舉，請看政府中幾位軍事首腦的談話，亦可獲得有力的證實。本年七月五日前國防部長現任蔣中對記者發表的談話，在漢口市各界擴大紀念週上說：「共匪的武力在戰時僅有三萬人，如今竟擴充到一百三十萬人，實為匪軍的壯盛。」（見七月六日大公報）此一百三十萬人的估計，當係指其正規部隊的、數而言。除此正規軍外，到處的農村下還有著我們所謂的土匪，其人數之多，恐更難統計。這些土匪有極多也就是他們所謂的民軍。（據八月七日國防部所發表的「半年來戰局檢討」一文稱：「匪首朱德說，他們已有二百四十萬（運兵八十萬在內）軍隊。」）實際上，各地的土匪也確能發揮很大的「叛亂」作用。且就作者的觀察——安徽無為縣來說，會於長江北岸，處於華中區域。無為湖僅一江之隔，無為對南京言，可說近在咫尺，而我那和無為湖一江之隔的家鄉對南京言，當亦不能算是怎樣遙遠。去年暑期我還能無所顧忌地回到我那家鄉過暑，而今却又苦著有家歸不得。去年此時我那鄉間的秩序還一切仍舊，並未聽說有什麼共黨份子的活動。可是自去年秋以後，便漸漸有共黨份子活動，並據傳聞，起初時僅有外路的兩三共黨份子來活動，繼而土共便日增多。今春以來，他們便在那兒正式成立了各種基層政治組織，推行了他們的各種社會政策，分田分糧，徵稅徵役，政府方面雖能保持少許點綴的佔領和控制，而他們則確已實行了廣大的面的統治。政府方面雖會屢派軍隊下鄉掃蕩清剿，結果他們的勢力總是依然存在。不惟我那家鄉是如此，如此的區域正多的是，恐怕還是正在日益擴展呢！所以本年六月二十四日現任國防部長何應欽將軍在立法院臨時會議中也不得不承認著：「總之，現在匪勢已大，前途萬分艱鉅。」（見六月二十六日大公報）此所謂之「前途萬分艱鉅」，當即指裁亂前途的萬分艱鉅而言。

我們試細思以上二位軍事首腦的話，一則曰：「共匪的武力……，如今竟擴充到一百三十萬人，實為匪軍的壯盛。」一則曰：「現在匪勢已大，前途萬分艱鉅。」實可說都已多少意味著他們不備沒有於短期間或一年兩載完成裁亂大業的把握，同時對於他們一向認為能根本消滅所謂共匪的信念，也似乎根本有所動搖。所以亦無怪乎我們的「內閣總理」翁文灝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說：「至於要問政府到底那一天纔能結束裁亂軍事，我想基於目前的現實困難，能在二年以內裁平共匪，已經算很好的了。」（六月二十二日大公報）觀其語氣，他亦認為要在短期間或兩年內結束裁亂軍事則大有問題，甚至顯然是不可能。

那末「內戰何時可了？」我想這個問題現在一定是存在於每一個老百姓的心中，同時也一定是每一個老百姓都急於要大聲喊出來的問題。本來在經過了八年的長期抗戰幸獲勝利後，我全國人民即已深感所受戰爭的痛苦和糜爛達於

極端，急需能休養生息，誰知「老天」竟無好生之德，偏偏又接着給我們安排了規模更大的、範圍更廣、動員更衆的內戰，將我全國人民又都拋在這漫天的烽火，與過地的血海中，來受着更殘酷的折磨和更悲慘的苦難，可是時至今日，

接着八年的「光榮」抗戰所表演着的殊不光榮的內戰，實際上已時歷二載，整個的國力確已為之消耗殆盡，全國的廣大民衆是都已被驅入於生活的絕境。加之入夏以來到處的普遍水災，高度的惡性通貨膨脹，各地物價的驚人飛騰；又加以我們政府在各地區的裁亂「軍隊個個有損失」（見於蔣總統七月二十五日招待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演講詞），不，事實上，我們各地區的裁亂軍隊「個個」有損失，顯然的是「每」有或「常」有損失，人人都感覺到軍心不固，所以竟致形成今日整個軍心的極度不安，與整個社會的異常動蕩。這總裁之所謂：「其所以形成人心不安，社會動蕩如今日者，乃因若干人不明真相，受其匪宣傳之影響，致失去信心之故。」（見蔣總統演講詞）我想大凡稍具理智而無成見的人，恐都難對這極端的認識和判斷。我們知道目前各地裁亂軍隊的常有損失，是顯然的事實；前此政府對於「消滅」或「肅清」共軍的種種諾言，迄未見其兌現，也是顯然的事實；至於目前通貨的高度惡性膨脹，「物價驟然上漲」（蔣總統演講詞）更是顯然的事實；人人因為物價的飛漲無已，迫迫於生活之難以維持，不備是顯然的事實，也是人人切身的慘痛經驗。凡此種種究竟與共匪宣傳何下？又何待於共匪的宣傳？況且在目前政府對新開所實行的種種統制和封鎖之下，我們一般人民又如何可以接觸到共匪的宣傳，並受其宣傳的影響？老實說，目前的人心不安社會動蕩，既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宣傳可以何然，也絕不是任何一方面的煽動所能使之安定而不動蕩。果欲使之安定而不動蕩，別無他道，惟有立即結束內戰之一途；因為當前人心之所以不安，社會之所以動蕩，歸根結底，實由於內戰所造成；換句話說，亦即係內戰發展的必然結果。

究竟怎樣可望內戰立即結束？這倒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重要問題。雖然事實上，政府（實際亦即國民黨）方面在短期內消滅共黨的武力已顯然的不可可能；甚至不啻時期的怎樣延長，政府方面更想消滅共黨，也是顯然的不可可能。以想當年瑞金時代區區一隅之地的共黨武力，政府即曾盡全力消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尚不能將其消滅肅清。如今時隔十年，無論國內國外的形勢均經大變，中共的武力又經過了十年的積極擴充和鍛鍊，還想以今日的政府及其今日所有之「士氣低落，軍紀不良」（見七月二十二日何應欽部長出席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之軍事報告）的部隊來消滅十倍於往昔瑞金時代的中共，究如何能希望其有好結果？客觀的情勢儘管如此，而我們如只期望政府或其諸首腦能以悲天憫人的訓練，知難而退，放下屠刀，結束裁亂軍事，出以真誠來謀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却是顯然的不可可能。反之在事實上，由於當前國際形勢的影響牽制，以及國內人心的渴望和平

，厭倦戰爭，中共想於短期內根本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固不可能；即不惜實行長期的內戰以拖垮國民黨的政權，也殊難為客觀的情勢或全國人民所容許，中共或許亦有見及此。據聞接傳聞，今年五月中共又曾提出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及組織聯合政府的號召。但是，我們知道要停止內戰，必須參加內戰的雙方一同放下屠刀，共同以至誠來進行和平談判，單獨期望於任何一方的停止軍事行動，也都是顯然的不可可能。

實際上，如下的內戰問題，已不僅是國共兩黨的勝敗問題，主要的實為我們全國人民的死活問題。如再聽任內戰繼續打下去，我們全國人民也就實在再也活不下去，我們更活不下去，就必須急急乎以求內戰的即速停止。也就正因為當前的內戰問題，實為我全國人民的生存與死亡問題，所以我們對於促成內戰即

速停止的實現，是不能僅僅寄託其希望於內戰雙方的國共兩黨或其領導人物的自願忍讓或善心大發，各令其部屬一律罷手。最可貴的，還是必須有賴於我全國人民的一致奮起，為爭取和平反對內戰而勇敢呼籲，堅決主張，積極行動。求生存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和最強烈的本能，我們每一個人為了求生，為了要活，都能盡其聰明才智，發揮其最堅強的力量，以償其求生和活命的大慾。處此民權的時代或人類的世紀，我們應當相信我們人民才是時代的主人，國家的主人，我們只要能夠團結一致奮起的時候，我們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來決定一切。現在正是我們全國人民必須一致奮起的時候，我們應當相信我們人民才是時代的主人，國家的主人，我們只要能夠團結一致奮起的時候，我們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來決定一切。這完全是看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程度如何以爲斷。換句話說，我們的命運，是應當完全把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

由改革幣制到陶徐案發的政治透視

高鞏白

八月十九日政府宣布的幣制改革，確是抗戰後共同目標的大舉，從財政經濟關係而言，固有着不同的看法與批判；惟就此次改革幣制的作用，無論為政府主動的應變，或是受了客觀環境的壓迫所致，皆不外政府當前延續生命的最後王牌！所以大凡透視此次改革的內在因素者，多認爲此次改革與其說是財政經濟性的整理，毋寧說是政治性的挽救危局的手段。

先以改革幣制的動機而言，聞其準備時期，遠在政府西遷，法幣尚未貶值之際，其時雖有改革的呼聲，然戰時財政經濟的客觀條件，尙難實現此項改革之要求。殊至勝利後復員以還，其幣制未定，政府實行裁撤，內戰從而展開，此種內戰的損失與消耗，論者謂爲凌駕抗日程度之上。加以權豪領導的食私私利，無法根除；於是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財政經濟的生命，固然日益接近死亡邊緣，中產以下之人民皆不能聊生。若干政治的單細胞，幾將空滅而消滅。蓋以政府的根幹，既非建在何主義與法律之基礎上，而政治的一切措施除了祇爲少數豪門食官予以方便，自不能得大衆人民的擁護，祇是仗恃財力武力硬撐下去，若使財力死亡，武力亦必難於單獨存在。爲欲延續既得的政權，必須維護財力武力的並立。欲使財力武力的並立，必須挽救當前幣制的危機。所以此次改革幣制的政治性，乃是洞若觀火的事實，不待智者而後知。

若就改革幣制的目的而言，更是顯而易見其政治性之作用。不論任何國家，任何政黨的領袖之實行，其最真切的目的，端在政權的擴展而永存。所有宣示於衆的民族之存亡，國家的降替，以及民間疾苦諸名實，皆只是假設懸位者煽習的辭令；縱有某些爲國爲民的表现，亦不過掩飾其政治目的之冠裳。尤其數十年來中國政治的實情，更是野心家縱橫捭闔，愚弄小民以滿足其私慾。可

知今日若干以爲國爲民爲幌子的措施，依舊不外延續政權，擴展政權的目的。但願於私慾政權之外，不致威脅國家民族的生存，加重億萬小民的疾苦者，便是值得稱頌的賢明。故此國人對於此次改革幣制目的與動機，不問是否挽救其克敵致勝的政權，只要不是增益少數權要豪門的私財，加重小民的剝削，必然獲得若干人衆之贊許。

再次則以一般觀感而言，若干純良的人民，大都具有法幣的傷痕，其於此次幣制的改革，多是抱着殷切的期望，惟觀政府宣布黃金白銀外幣收兌的規定，太覺機械而模糊！使人懷疑到準備的空虛，又是不兌換的法幣關命之重演。更懷疑豪門官憲，再發人民的橫財！不過我們初尚不作如是觀，我們希望政府放棄以往的破產的宣傳，建立天下的大信。果能由於新幣制之建立，必有助於民生之安定。試看若干外商銀行——如香港的匯豐，花旗銀行之類，發行貨幣，久行國中諸市場，人民爭相收受。此種外商銀行的準備，誰曾前往檢在？人民收受，誰曾檢到準備的虛實？所謂人有首信，必然首從！抗日以前，國內各家銀行的鈔票，亦皆通行而無阻滯，其於硬幣反多拒收；從未計及準備金額的內容，發行數量的多寡。可知此次改革幣制，果能自信而非自欺，必可昭示天下的大信。倘使內衷仍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縱能掩蔽於一時，其於此一王牌的壽命，依然只是慢性的自殺！我們以爲政府當局，必欲謹慎保護此一克敵致勝的及後之王牌，則其防衛的對象，須自權豪顯要始。數十年來，一切違法犯紀，害國殃民的勾當，直接間接，多是用自權豪顯要之門。其於官吏奸商之徒，雖有爲惡之心，若無權要背景的關係，多不敢斗胆作禍而自斃！所以對於此一王牌的防衛，防大重於防小，防近重於防遠，防親重於防疏，以

警防，以憲防，不如以法防。所有防禁信守的執行，在在皆關此一最後王牌生命的壽夭。

然而，就在幣制宣佈改革的前夕，就發生了轟動中外的錢幣奇案。首先聞名於世的陶啓明徐百齊案，依據各方透的線索來推測，不獨陶徐背後隱藏有人，而且陶徐有「大」人。以陶徐案件的揭破，不過官商牟利全貌的剝露。我們的希望，並非根據報紙其情其價，概於改革前夕改碼，亦非依於陶徐案發，財部官員濤洩的新聞，而是幣制九月六日某巨公「此項財長無關」的威嚴指示，此從反面推敲，則恐幣制財長之後，更洩露神祕似海的内容。易言之，小官圖利和法，必須隱隱，但不能揭開權要者神祕的面紗。筆者敢預測陶徐案計今後的演變，將無異於一森木偶劇的排場，當可充分顯示當前政治的沉痾到了怎樣的程度。只可惜幾位勇敢勤勞的監委，不懂政治流變的屬性，仍是熱汗淋漓

大學教育的目的

——對於一個大學生的呼籲的補充

黃炳坤

通來大學青年們高談大學教育，類多不滿之詞，不是說學校與社會脫節，即是說師生間感情淡薄。可是他們所舉出的論據，照吾人看來，有時未免是武斷的或偏面的。去其所以然，部份的由於他們對於大學教育之目的，未有一致之認識。現在一般大學生，以為辦了幾年大學之後，便可以有特殊的專長，大者可以救國救民，小者可以解決飯碗問題。但吾人以為大學教育之目的，不致如此空泛，也不致如此窄狹。至云師生感情淡薄一層，容許是事實，但却不能完全歸咎於教師，學生自己也須得檢討一下。祇惜學生們對這問題之討論不多，有之，又多不能擺脫狹義的傳統之說法。但其中有能指出較正確之目的，又能提出改革之辦法的，莫如前正大學的見解（見於觀察週刊第四卷第十七期），題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對大學教育的意見」，所引述既淵博，而論據又比較正確。他的意見，不只可以矯正一般大學生的牢騷，而且可以供大學行政當局之參攷。其所主張應與各點，雖牽涉過廣，本文未能一一列述之。但其中有幾點，便可以代表國內外的教育主張，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爰引述并補充如下：

一、「大學注重通識，研究院專攻專精」。前君懷疑四年工夫，會造出專門人才來。這種懷疑是合理的。我們不妨把國內外大學研究院出身的學人的成績檢討一下，便不能對一般大學生寄以過大之期望。原來真理和真學問是不容易得到的，大學教育祇能予以大學生一個開眼界的機會，或為專門人才的初步訓練。

的查來在去。如以我們的觀察，無論任何作法，只能算是陶徐倒幕，充其量，也不過再扯幾個無關輕重的阿李阿張，圖掩蓋外行的耳目。任何人必欲牽涉到神祕的人物，必然自討沒趣無疑。試看許多法律有效的國家，處置犯罪，都是執法者特有的權力，當國領袖不能委任任何心腹官吏的保釋人，而政府要員一經犯法，絕少逍遙法外的事實。即以北洋政府論，此乃國民黨入黨會議為革命對敵者，然而前後財長陳錦濤、羅文幹之流，皆因舞弊嫌疑而下獄。只有以B.B.的反法治反民主的政府，方肯濫用極權，自尊自大。可知其所謂之國體重鈞，希特勒之寬容沙赫特，有識者皆知全在政治暗流的洶湧。所以此次改革幣制，一直到陶徐二人的案發，如果真能透視其內容，必皆能意識到一貫的政治之奧秘！

前君以為一個大學生，必須先是「通人」，然後才能成為「專家」，是很可見地的。他所提出用以矯正「名為專門，其實不成家數」的辦法，一方面限定哲學、普通心理學和生物學為各院系學生共同必修科目，另一方面，每個大學生應具有社會、政治和經濟學科的基本知識，前者所以求了解自己，後者所以求解決身處地的社會環境。這是求學問的應有步驟。如果對於這些一般的基本的認識都沒有，修滿四年學課的人，不能算作通學的大學生，充其量祇可稱為一個機關的學徒。這些人苟自命不凡，以為一畢業，便可以担當國家大責，改善民生，促進文化，那是未免過早一點了。我國幾十年來的學人，不管所學何科，又不問所學幾何，一下子便走上政治舞台，其無貢獻，無主張，馴至浸染惡習，致使中國政治焦頭爛額者，豈是偶然。

前君又以今日的大學教育和所開授的課程，大率在於製造專技之材，「一曲之士」，與大學教育應有之目的，大相逕庭。這批批評是從上面的話出發的，也是對的。如果「一曲之士」之製造，是大學教育之目的，則職業學校、社會團體、政府機關和一般工藝廠可以達成這項任務，不必一定求諸名目堂皇的大學裏。我國現時大學，特重專家之造就，却忽略了「自由人格的完成」，是為病斯所在。前君說得好，現行大學課程過分專業化的結果，產生大批「早熟」的專家。姑且不取醫學工科學生，即就學法律的人來說，他們一入大學，即開始專業化，在短短的四年中，勉勵強勉的把幾十種法律修完。畢業年於大約廿三歲，社會經驗還不多，那應具的而等的普通常識，如政治經濟倫理社

流 浪 · 斷 炊 · 解 散

—— 驚 濤 駭 浪 的 中 湖 北 國 師 ——

(武昌通訊) 在中國教育史上，曾發生過一個獨立大學或學院，幾乎等於奇聞。然而這一件奇聞，竟在大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實施後，由政府下費生丁，即教育當局令解散了因這戰禍而奉令破產的

武昌的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接連了角刷(兩湖沙三四十里)被「燒」燒炸了，荆沙外圍的大砲機槍聲在村落中吹中從遠方傳來，一夕數驚，惶惶不可終日，記得有一天正在上三民主義必修科的時候，忽聞外面槍聲四五響，那位教授連帽子也來不及戴了，手忙腳亂地捧著講稿向外開奔。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可見戰局緊要若何的程度。但此情況，我部還是不聞不問，甚至裝作作罷，直到五月廿日前後，本院各宿舍均被劇烈轟炸的炸點，駐有一些三不四的軍隊了，市面上一夜夜戒嚴，不准通行，才奉到教部備允「必要時」得以前進的電報(據說是王院長在東京以留學才允許下「必要」兩字的，否則所有一切加急求救的法電是如沉海底的)了。駐軍已在準備巷戰了，還不是「必要時」嗎？因此，五月廿二日全院師生於風聲鶴唳之中，乘車輪車下。

集體東下
顛沛流離
在今年共「難」過苦

「五月渡江，八月入川」聲中，我們那一羣陷在古戰場「荆州」的同學，眼巴巴望著「莽莽乾坤灑灑」，聽到「滔滔江漢喧喧」，本來會想像到難民流淚之苦，無奈當時登岸沙市宜昌間其理想想過渡之地。鄂中戰火燎原，大有八方風雨會荆州之危，接連了角刷(兩湖沙三四十里)被「燒」燒炸了，荆沙外圍的大砲機槍聲在村落中吹中從遠方傳來，一夕數驚，惶惶不可終日，記得有一天正在上三民主義必修科的時候，忽聞外面槍聲四五響，那位教授連帽子也來不及戴了，手忙腳亂地捧著講稿向外開奔。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可見戰局緊要若何的程度。但此情況，我部還是不聞不問，甚至裝作作罷，直到五月廿日前後，本院各宿舍均被劇烈轟炸的炸點，駐有一些三不四的軍隊了，市面上一夜夜戒嚴，不准通行，才奉到教部備允「必要時」得以前進的電報(據說是王院長在東京以留學才允許下「必要」兩字的，否則所有一切加急求救的法電是如沉海底的)了。駐軍已在準備巷戰了，還不是「必要時」嗎？因此，五月廿二日全院師生於風聲鶴唳之中，乘車輪車下。

六月初副校長與教部特派大員與司長並乘同機來鄂後，始知並無無稽損失，副校長也心安勿躁了。十二日吳司長與省參議日分抵漢口武昌，正值夏雨紛紛，臨時校舍向無着落，此時同學衣服行李全為雨淋透，一個個成爲落湯雞，爲了暫避避雨棲息之所，探悉武大城區附屬醫院有空房破舊新舊各一棟，乃魚貫而入。自知流浪者有破壁棲身，已屬幸運，寮寮院不但未予瞭解，並接二連三以加急電報，嚴詞措詞，拍去教部及武大副校長(正在南京)或請副學生「佔」武大校舍，「損失」甚重；或請副學生住入後，並有「新企圖」。而教部亦不之察，紛紛來電，一則曰電令「即於遷出」；再則曰倘生「變故」，應由該院長負責，真是十足官僚。好像副師生流浪是活該的，曾與湖北省產破樓房棲息，都成爲「佔領」，「侵入」，並且還有「新企圖」；尤其周校長到「損失甚大」，也傷起老心來，感着總統府國際關係顧問的身份，據說天天到總統府亂亂，總統總機發機，於一神員注重軍事之餘，此次也親自到府來電，要省主席調處到，雙方顧及，並沒有電令「遷出」。

七月三十一日院方出納組發出一張下月騰說世銀元的支票，迫請支行向中央銀行提取時，該行稱貴院所存款四十八億七千五百萬，日前已被出納主任王公正支出三十億，無法提付云。原來這是開的一張空頭支票。騰說領然而返。當然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只好離辭，所以八月一日「斷炊事件」發生，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有少數同學到飢腸轆轆，怒火中燒的時候，再也忍不住了，便到院長私邸去請教王院長了。大學生總是有理智的，如果好好商付，當然沒有什麼岔子可出。無奈院長外出不果，而院長太太口氣又與同學希望背道而馳，竟因理鬨，大起衝突，據說將桌面玻璃杯等物摔碎，同學們憤憤而去。次日中流通社發出此一消息，後日王院長登報聲明，將其私宅被毀，爲少數不明身份者所爲，是否全爲本院學生，不得而知，又其在記者招待席上，謂搗毀時，首先搗碎總統府電報中，竟忘言當天暴動份子「並出武器威嚇，高呼打倒政府口號」；及「本院學生自復員後，份子複雜，行動諸多越軌，此次暴動，更爲違法……」

特派大員與司長並乘同機來鄂後，始知並無無稽損失，副校長也心安勿躁了。十二日吳司長與省參議日分抵漢口武昌，正值夏雨紛紛，臨時校舍向無着落，此時同學衣服行李全為雨淋透，一個個成爲落湯雞，爲了暫避避雨棲息之所，探悉武大城區附屬醫院有空房破舊新舊各一棟，乃魚貫而入。自知流浪者有破壁棲身，已屬幸運，寮寮院不但未予瞭解，並接二連三以加急電報，嚴詞措詞，拍去教部及武大副校長(正在南京)或請副學生「佔」武大校舍，「損失」甚重；或請副學生住入後，並有「新企圖」。而教部亦不之察，紛紛來電，一則曰電令「即於遷出」；再則曰倘生「變故」，應由該院長負責，真是十足官僚。好像副師生流浪是活該的，曾與湖北省產破樓房棲息，都成爲「佔領」，「侵入」，並且還有「新企圖」；尤其周校長到「損失甚大」，也傷起老心來，感着總統府國際關係顧問的身份，據說天天到總統府亂亂，總統總機發機，於一神員注重軍事之餘，此次也親自到府來電，要省主席調處到，雙方顧及，並沒有電令「遷出」。

然而經王院長聲明之能事後，一件非常單純要飯吃的事，竟說成如大如茶的暴動。教部職權在在，當然可以爲所欲爲，任意宰割。於是四日回電，略謂「……」

空頭支票

掀起學潮

手下令解散，軍行整理。云：而湖北省教育廳王院長文俊(湖北元老中國國民黨與中會時代之老同志及武昌首義同志XX及XX等在招待茶話會中馬王氏爲「這個壞蛋王八羔子，狼狽爲奸，火上加油。」「也早電教部有「打聽呼嚕而去，似此無法無天，如不嚴厲懲處，則鄂省教育無法辦理……」該院學生如此舉行，實足以影響武漢學潮，懇請明令解散，從新整理」等語。事情轉就轉到這一面之辭的電文，本產少數同學打碎幾個茶杯，在戰亂的今日，不過爲芝麻綠豆大的事，並無什麼了不得，加以少數人就能代表全體，若因此事而多數同學頂罪，大家想來情願法，負責全國教育的前途當局，不致作犧牲到如此的地步！



各地通訊

○「一日發生的事，四日解散令就下來了，這據舊人的行政效率，真為中國第一新紀錄」——對於平東運各地學潮迭起的學校，過去一切處置，何其遲緩？教部處理其他公文與發給經費，平日又何其迂緩？對於解散令，則更遲了！向來電中並有「如有必要，暫予停辦」的套語。試問有何解散的充分理由？試問有何停止的必要理由？「解散學校根本不是改造教育領導風的好方法，教育者不得已而解散學校，應該怎樣的重重出之，此次解散函，係據王院長一紙電報，不該員考查，不來電詢問原委，不該詢武漢各方的意見。○乃竟然發出最後的「王牌」，實不覺遺憾之至」（上面引語，均出新湖北日報社論）。

本院師生及大專學校同學咸表憤慨！即武漢各界尤其新聞界亦為之震奮憤慨！廿五名都橫蒙不白之冤。有的在事出前半月已畢業返里，而謂學教務處均有案可查者；有的在青年夏令會受聘者，十足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老牌團員，有的當天在教授家裏或因公因私外出過江都有證人者；有的病倒或大醫院床褥之上者；都被及誣在內。○尤其第一名丁君若是一位中國國民黨的老黨員，就時間論，算有點資格了，並不是職業學生，也不是青年黨員，（據正義報發出記者招待會中王院長對此案極力否認與本報所退的書單黨籍註銷和主任蔡慶豐氏有關，果得蔡氏登報辯護，即一場黨爭的繁瑣，姑不另表），而那天正在為本院考生理科測驗奔走呼號，因六日本年秋季招生開始報名者已有數百名之多，孰料七日院方出緊急傳事，招生事宜全行停頓，那末多服務的同學在秋老虎的火傘下賣勁一場算是白費了，到頭來這位熱心服務者竟被戴了一頂不紅不青的帽子，竟成在也！

元老重舉義旗 整理委會告吹

八日「王院長奉命督辦，與國師亦有關係」，這消息由教育社發出。不到幾天教部就次長正式考察專往，這雖三湘，來電自長沙趕來武漢，順便處理兩師事件。消息靈通極了，王院長亦同時忽忽自京滿載而歸，帶來了整理委員會的名單王文俊、王清宇等九人。在報上刊出後，反響可就不小了。本院于十一日選食抗議教部無理解散，拒絕登記，不得犧牲任何無辜同學。次日上海大公報漢口專電稱因此事鬧大了！湖北元老本雙青年年，主持正義，第二次在武昌舉起義旗來，他們都是六十五至八十歲的老革命黨，與中會的老同志，武昌首義的急先鋒，如劉維先、孔慶等幾次聯名呈電教部收回解散命令，分電立院監察院在鄂鄂獨立監察院勸教部撤回職權，糾集王院長王顯廷、胡文輝、蔡季義三先生、胡文輝、孔等元老有稱：「際此時期艱重，王院長以國家前途為念，不惜加學費以維持學業，虛構請願書，幾欲置之死地，用心如此，實堪遺憾；王院長為地方教育行政長官，不為之竭力籌畫，反擴大事端，堅持解散，其措詞若狹以必於者，更忍心以呼喚而去之詞，為學生劫後行

動，使之武漢報紙所載，並無此事，以之主持整理工作（據王氏為整理委會召集主席，原來他希望解散者，就是這麼一回事），實則期有公平之果，……同人擬即依法有所表示，一以答謝先生之殷勤，一以盡本身之職責，敬請察照，轉請該院學生。○只要事情是合法合理的，不難沒有正義人士出來仗義直言，這個千鈞一髮的漢口大國所以能屹立亞洲，也許是因為還有這一點元氣！數十元老及與新界（武漢日報、華中日報、新湖北日報及其他大小報章無不異口同聲均先後著「社論」，指斥教部及院方處置之不當，不論官營民營之報刊及省參議會，無不同情本院同學，指斥教部無理解散，這樣委會更無存在之餘地，務委會工作無法進行。所以整理委會無效無形中告吹了！王院長扭扭捏捏辭職七八次之多，最後辭職已照准，現在只等物色一位有道德、有學術專家的教育專家而不至官僚化的教育騙子來整理院務，才能漸成解決問題，使國師走上進步的道路。

大專同學 支援國師

正當抗次長來武漢解決國師事件時，武漢各大專學校于十七日召開會議，決議武漢各大專學校學生抗教部無理解散湖北師院聯合大會，向教部發出抗議急電，被認為此大教部如此摧殘教育，並非一單純不幸事件，十足表現教部漠視高等教育之專橫事實，如未得合理解決，勢將聯合發起請願，以挽救教育危機！上帝呀！流淚的孩子眼裏要滴下淚了！好幾千了，請讓他們安息吧！

（記者野奇）

錦城銀幣潮

（成都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六月漲風」過去以後，成都的物價依然保持著全國最低的水準，幾乎整整一個多月，百貨的價格始終在漲跌跌中盤旋。到了八月初，京滬物價又開始漲動了，才略略影響了成都的行情，但是在政府緊縮銀根政策之下，五百萬大鈔運送不用，百貨依然款款無力，直到八月十九日正午止，米價最高不過三千萬一雙市石，銀元二百五十萬一枚動已。

成都則是一個商業氣息頗濃的都市，一般人民購買力也很有限，因此在金銀、白銀、美鈔中，黃金純屬少數，美鈔是行莊間的貿易，美鈔則根本沒有交易市場，只有銀元具有流通性，一般公教人員在領到津貼後怕受法幣貶值影響，便立刻買幾個「川板」（四川軍政府時代所鑄之銀幣，與法幣相等，價值略低），然後再在每兩銀幣中換三個日子，因此銀元的漲落幾乎可以代表了成都的物價，而成都的安場場所——安場寺內，也鑄銀元銀子估鍊了一多半，照樣流通，於是熱鬧。

八月十九日午後五點鐘時，安場寺內的銀市早已盤散了，只有少數銀元子在另一個黃金市場——

正銀花兩高價，價格也跌不開早上大市的價格。然而改革幣制消息已經傳來了，到了午後九點半鐘，工商界報紙先出了號外，說幣制正銀花兩，銀兩立即換了過來，然而沒有人敢預測明日的情形，於是報中，「川報」的行情一躍而上，由二銀六一對上升到三銀，深夜十二點鐘了，市場仍在忙碌的喧嘩中。

大幣改革的詳情各報登載出來了，於是在商戶的歡呼中，百貨一齊上漲，平價特別高，由二千七八百直漲到四千萬大圓，價值不過在一日中，平均都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工商界二十日的報紙是「幣制改革消息傳來，幣制市場熱烈震動，行在深夜辦公，銀元狂漲」。原因是政府將金銀外幣提高和京滬看齊了，各物自然也要看齊了。

銀行都奉命停業兩天，在道兩天中物價極其混亂，南門的米價和北門不同，南門和北門的米價又不相同，各地的反響又不齊，商家既不能過貨，又不收出貨。全國券還沒有發行，便如何也無法推測，報端常有經濟學者們的談話，黃重華教授說（二十一日建設日報）：「政府改革幣制勢在必行，

如果果能成功，對人民自然都有利益」。舊幣之救濟則依然重談過去主義（同日建設日報）：「在收支不平衡時，改革幣制不很適宜，但仍對政府有以莫大之希望。彭迪先教授（二十一日週末論壇報）則說：「內戰不停，改革幣制無異發行廢紙大鈔……」。

二十三日早上，全國券出爐了，王曉基主席說各物恢復十九日以前價格，事實上一般商品價格由法幣改為金圓，早已經過一番變化了。尤以米價特別昂貴，三天之內跌到五千多萬，足漲一倍有餘了。原因是金銀開始兌換，運費大車轉向糧食進攻。在這一天的早上，新民日報的本報南京電訊上，載有一節小消息，內稱「戰前幣制將通用，作金圓幣行使」。於是開始有了「幣制市場」，以兩斤重兩的幣制，開始第一步走紅，十分一枚的幣制到二萬元。

這兩天中，持金銀兌換新幣的人極其擁擠，香城街中央銀行門前排到的人羣，延及到另一條街上。物價不漲狂跌，對於新幣信用影響是極大的，於是二十四日建設報言，「將總統以四川物價波動

最大，極爲震怒，特令各省切實管制各物恢復十九日以前價格，並不惜借人頭以平物價云」。是日午後，省主席偕同來行經理（幣制司令錢端武始終未出席）召集全市各機關局長會議，當時有某業理事長曾說：「假如照十九日價格，恐有連累人不拿米來賣。」市長喬誠勃然大怒說：「在眼前的人恐怕就要拿來開刀了」（新中國日報），喬誠上任未久，是王主席授意的新官，凡事自然有「錢」字樣，於是市面盛傳省府決以好商開刀，商戶有略識者，多數索性上了鋪板作閉店狀。

在這時幣制通用的消息越來越多了，但是多爲不負責任性的報導，而官方的中央銀行則不費一詞。於是轉幣黑市狂漲，十分幣（二十九日使所幣者）售價已達五萬五千元一枚，其他各類幣，亦均按此例上升，二十八年以前所鑄的「老幣」更走紅，已近和金圓的比價了。成都原爲中央造幣廠所在地，抗戰時期幣多集中在成都，於是交易幣者聚集街頭，各業小販也都棄業不做，手拿幾個幣在街上亂喊：「買點，買點。」人數之多，

商爲大難。甚至訪查交通，逼得若干商店無法交易。據二十四日新民晚報載，行刑長達二千人之多，實際上這只是指從提督街經過安樂寺及該報社門前向至鹽市口以南的人羣而已。這時全城大街小巷均有零星的交易，更有販子們跑到附城郊區搜購去了。

廿五日是，各報載有中央社消息，央行經理楊季慈發表談話，謂新幣一律通用，至於半圓幣和另一種面額的半圓，則正電向總行請示中。於是早市幣價又漲了一倍，十分幣售價十萬元，中午時竟到了二十萬，與金圓價值三十萬元相若無幾了。

幣販子更如雲集，工商，學，軍無不混雜其中，甚至開赴四川省（四川備有會成都督辦）各縣的汽車中，也盡是此輩行跡。午後二時，市面交通實在無法維持了，市府於是派人傳佈，又貼佈告，大約謂已接獲央行通知，凡中央所鑄新幣一律通用。但是，市面無已，總民亦多避開交易。晚市至深夜二時始未散，新幣售價一律，十分者超過了二十五萬。

這天晚上，持有一幣者狂擁入各商店購物，開始了延延至今的「罷市」。

商店中有未及上鋪板的，恆盛店等幾家，大小物品頃刻間一掃而光。次晨各報載述「幣災」，「損失奇慘」，但是該店廣告上卻說「據說新幣，歡迎幣制，物品全部領完」，於是也「休業三天」。

第二天早上，街上行人如蟻，錢比舊幣除夕還更熱鬧，或幣的黑市算是過去了，然而市面的通貨又不知增加了多少。抗戰時政府所鑄幣總值爲一億，經國家收回及民間消化者約有四千萬元，其餘則完全流在西南各省，又以成都（造幣廠所在地）第一，當幣無形貶值時，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幾十個，到現在突然通用，無異飛來財物，百年難逢的機會，又加以用慣了法幣的大數目，對於分毫簡直毫不在乎，因此購買物品不加思索，全城商店自然無力反抗，於是有了「整理內部」，有的「財神聚會」等名紛紛關上了門。只有極少數信譽昭著的大商店拿控大幣貨色略略供應一下，便也因「顧主稀稀落落，無法維持秩序」而休息了。警察按門叫賣，但是有什麼用呢，商人把東西賣出去就買不回來，誰又願意買膠鞋去作膠鞋生意呢？

罷市的發行，使一般平民們都著裝整潔，各報都記着有關的花絮，其或以此數文，窮人們脫下草鞋拿幾個半圓，幣就換上皮鞋了，從前不敢開洋的伙食店，只要有幾角錢什麼冰淇淋滿可以吃了，僅僅一天又換不成「七分」，於是「金銀玉女」（Song of the South）到三輪片子「陪都春色」其不獨場場客滿，人民購買力之強，已經超過了任何時期。但這不過是突發的暫時現象，像一個病勢沉重的人，偶然受到了過份的刺激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興奮而已。「某舖店老」存有幾百斤的幣準備化了幣物品，而今已是億萬家財」之類的傳聞固然是不計其數，但是真正暴發肥了的還是專門經營消息靈通的人。二十七日各報均載：「川康綏遠代，立委監委以中央銀行二十一日即得幣制通用消息，但至廿五始行公佈，以致影

響民食第一的米，漲得比不盡人神，黑市拾到七千萬一石，在學道街有一個老頭竟值九千萬，一個軍兵走來一槍就把他打死了，佈告也沒有貼，倒很痛快，但是對於七十萬市民依然發生不了若何的影響。

幣的發行，使一般平民們都著裝整潔，各報都記着有關的花絮，其或以此數文，窮人們脫下草鞋拿幾個半圓，幣就換上皮鞋了，從前不敢開洋的伙食店，只要有幾角錢什麼冰淇淋滿可以吃了，僅僅一天又換不成「七分」，於是「金銀玉女」（Song of the South）到三輪片子「陪都春色」其不獨場場客滿，人民購買力之強，已經超過了任何時期。但這不過是突發的暫時現象，像一個病勢沉重的人，偶然受到了過份的刺激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興奮而已。「某舖店老」存有幾百斤的幣準備化了幣物品，而今已是億萬家財」之類的傳聞固然是不計其數，但是真正暴發肥了的還是專門經營消息靈通的人。二十七日各報均載：「川康綏遠代，立委監委以中央銀行二十一日即得幣制通用消息，但至廿五始行公佈，以致影

響民食第一的米，漲得比不盡人神，黑市拾到七千萬一石，在學道街有一個老頭竟值九千萬，一個軍兵走來一槍就把他打死了，佈告也沒有貼，倒很痛快，但是對於七十萬市民依然發生不了若何的影響。

粵商巨額市，物價波動，將聯合維持中。據悉：(三十日)立委中實品。實了這項消息)同時又有「某某經濟團」以四億與吳德麟大號。現現其定單並以銀元掛換。...

私立中學徵收達六十金圓，但是買不著「米」還不難辦。糧食問題內不解決，七十萬市民必將斷炊了。

願拿一塊銀元去換四個半圓。幣呢?政府禁止出市，然而在成都的確已經有了黑市。銀元兌到八百多萬了。當你漫步在秋涼的美蓉城中時，街頭熙熙攘攘，恐怕不致於荒上了。當你問一般市民時，也莫不希望今後，改革幣制

成功，民生得以安定。但是，幣制初改，法令如山的時候已經停得滿城風雨了，未來的命運誰知道呢?「空圓?」像一塊沉重的鉛石壓在每個被播弄的善良的人民心上。到現在，改革幣制所引起的騷動，已經逐漸趨於低潮了。

夏巴通，秋高氣爽，正士的馬蹄，塵揚用命之時。但是風聲陣亡，潘文華打了，稍為有一點遠見的人又已經覺察到另一個嚴重問題了。

千當地士商合併起來，當地士商領袖是金學元(Jin Shihuan-Yuan)，(與吳天燾(Oswald R. R. T.))，二人都是保甲長。

雲南的匪患與煙禍

文瀾譯

現在大家已知道，除滇東以及昆明附近少數區域以外，「土匪」還多在雲南省內各部。土匪多，力量與人約均已大見增漲。今天老百姓都恨注在雲南的土匪(Oswald R. T. T.)。率領下的那支「土匪」隊伍，他是一個老共軍，人數至少已有二萬。在滇南與滇西活動。

他有三千多條，訓練過，附近邊境的一個土匪，是已故的將軍雲南民族軍長朱希泉(Oswald R. T. T.)的任兒。他在雲南與滇東與滇南一帶活動。...

也許他的計劃的實行時期已經成熟，因為他當時被剝離，賣掉了全部家產。他將錢用來私販鴉片，並在緬甸境內收購軍火與各種軍用物資。...

近代武器。無槍，流彈，醫院以及作軍與戰鬥用的近代軍事設備。他們組織密而紀律良好，每人帶五個飯團，以備食物缺乏時應急之用。...

四月二十六日，政府在離離平大約五十里縣的板橋地方，與土匪交戰，反轉土匪包圍起來。他們在連連在連連的兩陣地，下逃了出來。...

匪情

匪情 關於滇南回來的一位朋友，談起了他目睹的關於朱希泉及其土匪部隊的故事。據說他是負責組織及指揮雲南省特別巡邏隊的地方士商的某領袖。...

據說他是負責組織及指揮雲南省特別巡邏隊的地方士商的某領袖。他的人員中包括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包括博士、醫生、大學教授、教員、大學生，以及從軍中、滇西、滇南、石屏及建水各縣中學畢業的男女學生。...

四月二十五日，有一千五百多個土匪(據說他們是真正的共軍)，帶著大批美式武器，從貴州修武縣遷平縣的二個小鎮或村莊。他們立刻開始...

四月二十六日，政府在離離平大約五十里縣的板橋地方，與土匪交戰，反轉土匪包圍起來。他們在連連在連連的兩陣地，下逃了出來。...

他們在該二小鎮內的時候，他們的男女青年政治指導員，就利用彩色漫畫，標語、傳單、宣傳民主主義，並出賣各種「街頭戲劇」，表演盲人如何壓迫窮人的情形。...

如此猖獗

四月二十五日，有一千五百多個土匪(據說他們是真正的共軍)，帶著大批美式武器，從貴州修武縣遷平縣的二個小鎮或村莊。他們立刻開始...

這價值萬餘的鴉片運到是明去，所以對於該城事宜毫無準備。土共亦無任何抵抗，即行進入該城內，搜獲鴉片，得到他的鴉片，二萬餘以上的子彈，一百多支步槍，二百多個手榴彈，一乘輕便馬車，一乘重便馬車，堆存在該城內的三百餘的米，并將政府以徵收鴉片稅門費，付之一炬。有三輛停在那城外裝米運到是明去的卡車，也都給毀壞了。

廣南失陷

他們在廣南與廣西住陸軍去的路，將該城放走了。可是，這位縣長仍被政府於六月四日下令本職。

在距陸軍城三十餘里，向廣西方面，向廣西縣長曾副議長楊德源率領的一千四百個土匪，加入土共隊伍。他們搶劫了許多二十六號陸軍及運軍火到，西去的牛車。

六月二十二日，土共進攻北，而當政府軍隊趕到該地去援救時，他們即向廣南（地在廣南與廣西邊境上）作進攻進攻，而於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點鐘，出其不意的攻佔該城。

據悉廣南縣軍隊被片，以富庶及防務力量稱

。一九二四年時，軍閥范石生曾從廣西進攻廣南，因廣南縣城於十九日，當地有軍力的民團予以抵抗，范軍終於未能入城。他們為什麼在現時能進入廣南縣呢？廣南縣的官署以海白水（同海白）（即海白）曾在雲南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會上報告說，那是因為范軍王曾率領全縣民團保護他自

己家裏的錢，王曾定廣南本地人，他的家在該城大約六十華里之處，但是又不與土共作戰。同時，許多學生以及大約一百個當地保衛團的團丁，又成了他們的「同志」，領導他們進攻，九百顆子彈，五百顆手榴彈，二百顆

的與黑內炸藥，五十一顆與五十二顆在抗擊戰中使廣南下來向堆積在城內公團內的各種各式的子彈，二百至三百支步槍，以及二百架左右的機關槍，全部落入他們手中。此外，他們又破壞了縣衙門，縣署與縣警署，放走了全部犯人（有八十個新兵），向七個大紳士（尚家亦在內）請到（包括物資及貴重品在內）法幣二十萬元，他們全部分給窮人；他們一切的政府文件與圖章，破壞了沉重的電報機，運走了一架電報機，而將全部警員擄走，但

一個教訓

在佔領該城五天之內，他們的政治指導員對老百姓地教訓他們來得那樣突然，而且強迫他們以軍隊火，并強迫人向官人「獻」錢。

他們在當晚八時撤退。范軍村長楊正其以及其其他二個保甲長，率領二千多個當地民團，帶着步槍與機關槍加入他們。軍隊來家內的意思，認為他們是去同廣西土共聯合，向與廣西政府發生聯繫的。

廣南電報局長據已給他們釋放出來，但是別第五電報管理局，却以失職罪名將他開除了。因為他們採取「除了武裝」的教訓，所以政府軍已給弄得很為發憤。任廣南市東縣份，均有被佔的危險，這是十分可驚的事實，因為各縣政治均極腐化，向大多數縣城內的民團素質，均頗低劣。可是他們的未來進步發展，目前預料極難過早。

昆明各學校當局已經宣佈停課，而且命令全體學生都回家去，藉以避免其他紛擾。老百姓擔心

鴉片

為了紀念廣南失陷，曾及蔡炳發起人林則徐氏，政府特選六三禁烟那一天，不僅要舉行一次煙土的大會，並要焚毀烟土，烟具，發表文告與講話。我們可以很有趣的來問一問，為什麼自一百零九年（一八三九年）林氏在廣州焚毀烟土以來，鴉片至今尚未能禁絕呢？這當然一半因為政府只是半熱心的進行這項工作，一半也是因為官吏的腐化與無能。這裏讓我們舉出一二個典型的例子。

滇西與滇南的種烟情形，知者甚衆。滇東有十一縣，除縣城近郊以外，無不公開種植鴉片，不過附有條件，鴉片收成，官吏得百分之四十，種烟者得百分之六十。這已是一條公開的秘密，負責這

禁烟事宜的特別委員在接見新聞記者時，曾對關於禁烟的各種情形，發表了一篇美麗的「官方談話」。無論如何，他在滇南與滇西作游遍滇時，已以「聯」作手段取得大量金錢。

烟案奇聞

滇東宣威縣的李李厚，最近與另一個政客大起糾紛，雙方互相指斥，對方指控他在去年冬季內，曾向種烟者收取賄賂銀元十五萬元（按現時兌換率計算合法幣九千餘元）。

宣威的曾參議員而且私販鴉片老手的劉嘉重，關於李李厚的貪污嫌疑情形發表了一篇詳細報告，而且曾要求盧主席在五月舉行的雲南省參議會全體大會上，以法律懲處李李厚。李李厚對劉某的攻擊實行報復，不僅逮捕了劉的兄弟兩堂族參議會副議長劉路芳，而且搶去了他們已領執照的長槍與手槍十六支，三百多顆金銀，六千餘塊銀元，金手鐲，鴉片以及其他貴重物品。

同時，李李厚又將縣政府的教育科長與財政科長，逮捕下獄，因為他們均與案內有關。李李厚於禁烟前曾的機會，在宣威縣的禁烟大會面前對劉路芳，而將他監禁起來了。

據說劉李厚已經要求

雲南企業公司出產煙片，堆存在宣威縣他家庭的鴉片都是合法產品，因為他是向該公司買來的。（據悉該公司的一部份基金即以此鴉片中得來）。可是劉某本人，出於李李厚的要求，已向省政府下令，亦於昆明被捕。於是雲南省參議會社會委員會，就討論這件違禁參議員的案件，究竟是否侵犯法律，但無結果。宣威縣的保甲長們均否認劉氏兄弟是他們的代表，曾參議員或縣參議會參議員。而宣威法院的全體參議員，又在雲南最高法院控李李厚大罪狀。他們說李李厚不僅私運民刑案件，並在縣衙門內拘禁人犯二百七十名不辦法院，侵奪了他們的司法權力。此外，他們又詳細列舉他的種種貪污行爲，而且指責他的所謂禁烟只是門面事情，因為李李厚的禁烟就是一揮鴉片老槍。

李李厚報復起見，指責法院是因為已經受到劉某的賄賂。所以攻擊他。這實在是在給使局外人頭等眼化的種種事件。不過在本文執筆時，省政府無論如何已在「聯」禁烟案件了。

總而言之，在老百姓的眼中看來，貪污腐化，鴉片私販，與烟者與禁烟的參判官，都是惡棍，如

據說劉李厚已經要求

果止於法律而在中國存
在的話，恐怕一概予以消
除。

六月十日，有一輛卡
車駛過中國銀行內，由
片一萬四千餘元，經送往
重慶出售。在離開昆明大
約九十英里的昆明附近，
有五個人駕了一輛黑色
吉普車往那輛卡車，他們
持有昆明法院及另一政府
機關發出的特別命令。可
是卡車駛到離昆明三英
哩處，他們即命令貨主們
下車。於是那五個人就在

請看中國六十家

本刊記者

人說美國有六十個人
，是六十個國家資本家，
左右政治，操縱經濟，控
制了全國人生活的命脈。
共產黨人陳伯達早年也著
有「四大家族」一書，這
當然早已為衆所周知的事
。不久以前蔣傳其黨方面
提出的「和談」條件之一
，是清算蔣、宋、孔、
陳、張（嘉璈）五大家族
的財產，又增加了一大家
族。年來大家口口聲聲罵
「蔣門」，但是究竟誰是
「蔣門」？而蔣門又是怎樣
「家」的？記者嘗苦於
這問題，而難得一解。
一個偶然的机会，記者發
現了本年七月立法院財政
金融委員會編印的「收購

大河街中國汽車修理公司
門口停下來，而將全部裝
卸機件拆走了。為了調
查真相，那輛卡車在二天
以後又停在該院門口。同
時，該院的主任黃鴻高會
中，要求貨主們在一個特
別文件上簽字，備四汽車，
結果，就有一位姓許的女
人簽了字，領回汽車，
而這就是蔣家之一。
後來負責查察機件私
運的政府機關已經捕獲五
個男子之一。

國家銀行商股案說明書」
，其中載有王委員力說書
而報告「論中國中交委」，
除開敘述「四行」的歷史
，排斥四行的弊病之外，
更開列了一張一目了然的
名單。記者不禁拍案大喜
，這裏我查了「中國六十
家」，而且找到了他們之
所以「家」的原因。最後
的中國，既沒有強大的工
業，那這六十家又是怎樣
控制着全國人民的命脈呢
？在這裏我們找到了，他
們不是如美國的工業資本
家，而是金融資本家，並
且往往都是一家當兩的顯
貴，因此他們的身分，一
方面是官僚，一方面又是
金融資本家，合起來就是

前，一個不用的法院都址
食污大海中可惡事件的來
源。蔣委員長天瑞，蔣家
官是英會，以及昆明法院
的其他六個法官，均因貪
污、詐作上述機件案案
件的罪名，而在牢獄裏。
該院院長黃鴻高已離職走
，中央政府下令通緝。社
會人士均正在注視并希望
對於機件案件，能有正當
而合法的審處，以及公佈
詳細的報告，使大家都可
明白知道。（據自由時報氏
評論報）

但中央銀行第七條已為
商股早開方便之門而所謂
商股代表也者，實是幾個
權傾內外，富敵全國的少
數人物而已。
商股代表暨商股國家銀
行以後，予取予求，行令
如山，誰說半個不字，誰
便地反對國家，叫國家
自己做了個口不齒言，手
不離錢的幌子，一任少數
人的揮霍，神氣而帶高無
比的國家，在熱烈的華的
啓示我們立法的同人代他
老人說說代他老人家行
動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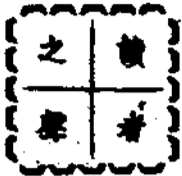
組織之大而無官
四行機關最龐大，央行
增聘有一〇七個單位，職
員約五千餘人，中行有二
三五個單位，職員五八六
四人，交行有二〇二個單
位，職員三七六五人，農
行有二六四個單位，職員
四七八二人，四行共計八
〇八個單位，職員一九四
一人，可稱龐大而衆多
矣。

又舉幾個例來說，中
央銀行業務局局長蔣鼎
其七人，國庫局局長蔣
鼎其六人，中國銀行國外
部總經理蔣鼎其十人，
五人，前此部有經理等十
等九人，上海分行有經理
等十六人，交通銀行
總經理蔣鼎其九人，這許多
地位之間的伊
們，擠在一處，我們真不

知他們在幹些什麼？還有
專員正副科課室等等不
計其數。
四行有一種特點，職員
永遠與日俱增，每換一次
董事長或總經理時，必
每次又帶一大批人馬來，
這批人馬便坐了車，便來
的官員，誰也不肯得讓
，誰也不敢放誰的人，
於是四行竟變了少數人專
士的機關。

二、中國銀行官股董
事：徐 塔 郭錦坤 吳
忠信 吳鼎昌 翁青市
李 德 錢水銘 駱翼綱
廖德勳 王鳴鑾 曹寶樹
陳 方
官股董事：俞鴻鈞
周希淵 莊 王廷樞
趙季百
商股董事：宋漢章
宋子文 孔祥熙 貝祖貽

英德生 殷雪村 金澤霖
卜尚生 李 德 陳德德
杜 維 曹寶樹
商股董事：劉政法
盧繼東 尹任先
三、交通銀行官股董
事：俞鴻鈞 宋子文
王正廷 李叔明 劉漢英
董德道 鄧伯和 廖竹亭
謝鴻東 謝鴻賓 陳 威
謝覺民 謝 鈞
官股董事：何汝若
商股董事：南買三 馮福文
劉政法
商股董事：錢承緒
趙維華 周佩策 李德
杜 維 陳果夫 趙得
王承勳 吳鼎昌 徐塔
陳德德 潘定超
商股董事：徐柏楨
商股董事：賈士敏
四、中國農民銀行：
官股董事：李叔明
吳鼎昌 吳萬生 顧朝暉
甘乃光 狄 濟 顧安崗
徐 樅 劉政法 葉敬鈞
商股董事：錢天錫
官股董事：陳德德
沈亦希
商股董事：陳果夫
周佩策 徐柏楨 劉德松
徐青市 謝 鈞 毛雲龍
謝寶育 趙志遠 趙芝瑞
和道凱
商股董事：徐 塔
李基鴻 孟四龍
以上四行官商董事
事共計一八八人，實際上



學校無寧日

被捕學生家長來信

讀者先生大鑒：日前見了劉不同先生對於被捕學生一案，發表高見，使人感佩，鄙人係被捕學生家長之一，對此尤為關心，茲將意見所及，陳述如後，以供參閱。

(一) 學生家長，對於子女送入學校讀書，是專誠求學的，而不是供養軍隊或做教學工具的，學校當局受了學生家長之託，自應教之育之，使成有用之材，才一面對待住學生家長，一面對待住國家，今不幸僅南京一地因匪禍被擄者，竟達百餘名之多，因匪禍青年思想自由，學校無從干涉，然而學校當局之未能盡職，亦未嘗無人可惜，未嘗無人痛恨，學生生於正軌。

鄙人係私塾出身，不知新道德，兼知道三字經上「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過」，姑無論學生如何，總之，校方既不能防止匪徒混入於事先，而又未能開導學生思想於其後，一旦事變，校方不但對學生家長，引以為憾，不但不負責其平時教育之失敗，乃竟高唱「匪禍」之調，殊不知學生之所以如此者，俱備學校當局之過失，嗚呼！則此教育，如此之中國教育，此則學生家長之不能不認為失敗者也。

(二) 學校有「匪」混入其中，使匪黨得之教育田地，一變而成為匪黨鬥爭之場所，學校當局之昏庸愚昧，可想而知，政府當局不責校方之昏庸，不責校方之教育不力，不責校方之姑息，反拘捕此血氣方剛毫無主宰的莘莘學子，其所拘捕者，未必真正匪徒，而真正匪徒則在其間，早已聞風逃匿，試問若輩究可被拘

盡不獲之學生，能勝任匪黨工作乎？其所以束手被縛而不自覺者，正是其心地無他。正是其光明坦白也，以此欲令開學之時，使此無辜青年，竟成學黨，就問當局者，於心安乎？鄙人如早知今日之學校，如此不良，決不令子女繼續求學，學未求成，反沾染匪禍，思之痛心已極！鄙意，如查有「確有匪潛伏而有其惡實據者」之學校，其校長與訓導長，應非同謀，但亦應治以教育不力防範不嚴之罪，使以學校當局，知所警惕，則以從辦學者，始不能談卸職責，否則如再一任匪禍潛入，而校方不負責任，直到政府查明拘捕，甚至連連擄去，及無辜，悉從此「學校無寧日」矣，謹先佈達一二，餘容續陳，並望

不同清華諸先生於立院開會時向大會提出討論，則吾小民感戴深也，此佈
張世華謹叩 九，一。

讀「櫻與囚」

「丘八」讀者叫屈

讀者先生：

讀者先生：

生讀給我的感覺是枯練而寂寞，像一匹瘦老馬，我沒有精力與雄心再去奮鬥自己的生命奮鬥，所以我消沉了。我常常爲了我這種自欺的行爲而痛哭流涕，但我從不被感動，因爲我的心無恨得太疲乏了。

在書中偶然看到黃刊上有櫻與先生「櫻何都是公開發」，或是令人傷心，可是：誰叫你打仗的人，要跑到安撫區的南京來呢？這是軍門巨富們開闢軍樂之地，那裏會有官兵的立足之處呢？本來官兵的軍樂該用生命去掩護軍門巨富們賺錢事業，因爲那是應該的。

讀黃刊到不同先生「櫻與囚」，說盡了這社會不平，雖然我們國度里也制定了法律，而它既能管理那些苦、正直、和許多守法的人。然而，爲亂事發生的乞兒失業軍與被迫害者，是對他們絕無保障的。反之，祇有加罪被等。劉先生——我們的光、熱與麵包，代我們說出了衷心痛苦，這痛苦，這種仗義直言，極公正的態度，使許多消滅了的軍樂，再度與起死回生生命的意義，希望劉先生的勇敢、堅決、正直的言行，能喚起人類良心的復活。那時劉先生的功德永遠爲歷史所推崇，精神又該多麼偉大與光明燦爛！即此，敬祝健康。

這幾年來，官兵又已成「轉瞬附屬」，大約官兵是軍部分人中注定的如此，所以除了拚命外，還得看見汽車載着黃金美鈔在上前線去拚命的路上轉來，那又是應該的。

尙祈先生予以披露爲禱 井印

編安 丘八嚴研敬啟

本刊為發售第一卷合訂本暨徵求基本訂戶壹萬戶啟事

啓者本刊自七月十日發行以來，已滿十期。爲計算便利計，決創行十期爲一卷的辦法，自本月十一日起，開始發售第一卷合訂本。每本售價一圓五角，平寄郵資免收，航空每本附加郵資四角二分。讀者請逕向南京（九）一〇二二三號信箱本刊發行部函購。

又本刊自第一卷出版後，休刊兩期，從事型式、內容及發行各方面之改進，第二期第一期於十月二日出版，當以更充實完美之刊物，呈獻讀者。特徵求基本訂戶一萬戶，在十月十日以前直接向本社訂閱者照定價九折優待，學生讀者於來函中註明學校級系，八折優待。

期	數	定價	基本訂戶	學生基本訂戶	郵寄	掛號	廣告
五期	七期	七角五分	九折	八折	六角八分	六角二分	五角
十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八折	七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十五期	一圓八角	一圓二角五分	七折	六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二十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六折	五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二十五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五折	四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三十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四折	三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三十五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三折	二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四十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二折	一折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四十五期	一圓五角	一圓三角五分	一折	零	六角四分	五角五分	五角九分

大學評論社啟 九月十一日